

NAOMI KLEIN

【加】娜奥米·克莱恩——著
李海默 韦涵 管昕玥 黄智敏——译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



上海三联书店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改变一切

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
我们的终极命运

【加】娜奥米·克莱恩——著

李海默 韦涵 管昕玥 黄智敏——译

NAOMI KLEIN



上海三联书店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by Naomi Klein

Copyright © 2014 by Naomi Klein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09-2017-10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 / (加) 娜奥米·克莱恩著；李海默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10

ISBN 978-7-5426-6109-8

I. ①改… II. ①娜…②李… III. 气候变化—研究—世界
IV. P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5187 号

改变一切

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

【加】娜奥米·克莱恩 著，李海默 韦涵 管昕玥 黄智敏 译

责任编辑/ 黄 韬

特约编辑/ 闫柳君

装帧设计/ 储 平

监 制/ 姚 军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 504 千字

印 张 / 21.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109-8 / C.566

定 价 / 7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们需要记住，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比气候变化更重大。我们需要看得更加高远、更加深入。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那么，我们真正谈论的是，彻底改变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生存方式。”

——丽贝卡·塔波顿 (Rebecca Tarbotton),
雨林行动网 (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

执行理事, 1973—2012¹

“在我的书中，我曾经设想过，人们把墨西哥湾流变咸，拦住格陵兰冰冠上滑下的冰川，将海水泵入撒哈拉和亚洲干燥的盆地以造出盐海，抽取北冰洋的融冰以提供淡水，对细菌进行基因工程改造、把更多的碳固定在树根里，把佛罗里达抬高 30 英尺、使它重返水面之上，以及（所有这些事情中最艰难的），完全改变资本主义。”

——金·斯坦利·罗宾逊 (Kim Stanley Robinson),
科幻作家, 2012²

目 录

导 言 颠覆世界的两种方式 / 001

第一部分 糟糕的时机

第 1 章 右翼是对的 / 037

气候变化的革命性力量

第 2 章 热钱 / 079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加剧地球过热

第 3 章 公众及偿付 / 117

解决下一代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障碍

第 4 章 规划与禁令 / 145

扇掉看不见的手，建立一场运动

第 5 章 榨取主义之外 / 195

对抗我们内部的气候变化否定者

第二部分 不可思议的想法

第 6 章 摘果，而非除根 / 231

大财团与大型绿色环保组织之间的灾难性结合

第 7 章 没有弥赛亚 / 283

绿色亿万富翁无法拯救我们

第 8 章 将太阳调弱 / 315

解决污染的方法是……另一种污染？

第三部分 无论如何，开始吧！

第 9 章 封锁区运动 / 363

新一代的气候斗士

第 10 章 爱会拯救这里 / 417

民主、撤资与到目前为止的胜利

第 11 章 你和什么军队？ / 453

原住民权利和承诺的力量

第 12 章 共享天空 / 479

大气层共识与偿债的能力

第 13 章 再生的权利 / 517

从榨取到新生

结 语 飞跃之年 / 553

时间刚好来得及

注释 / 575

致谢 / 673

颠覆世界的两种方式

“对气候变化的预测大多推定，未来的改变——温室气体排放、温度增高，以及诸如海平面上升等后果——将会次第发生。一定量的排放将会导致一定量的升温，一定量的升温将会导致一定量的海平面平滑递增。然而，气候的地质记录表明，有时，只要气候中某个要素发生相对微小的改变，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急剧变化。换句话说，若是将全球气温推升过特定阈值，可能会引发突如其来、不可预测、可能无法逆转的改变。这些改变会产生大量破坏性的大规模影响。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我们不再给大气增加任何多余的二氧化碳，可能无法阻止的过程已经箭在弦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次突发的气候刹车和转向失灵，其问题和后果都不再受我们掌控。”

——世界最大的综合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报告，2014¹

“我热爱排放的味道。”

——莎拉·佩林 (Sarah Palin), 2011²

舱内通话系统播报：原定于乘坐 3935 次航班从华盛顿特区飞往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的旅客，请带好随身行李离机。

他们走下舷梯，聚集在炎热的跑道上。在那儿，他们看见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全美航空 (US Airways) 喷气式飞机的轮子陷入了黑色的路面，就好像地面是未干的水泥。轮子陷得那么深，事实上，连前来拖曳飞机的卡车都无法把它撬开、让它松动。航空公司希望，没了飞机上 35 名乘客的额外重量，飞机会变得够轻，轻到可以被拉出来。但它还不够。有人贴出了一张照片：“我的航班为啥被取消了？就因为华盛顿特区实在太热，让我们的飞机陷进路面 4 英寸。”³

最终，人们找来了一辆更大、拉力更强的拖车，这次管用了；晚点 3 小时之后，飞机终于起飞。航空公司的发言人把这次事件归咎于“极不寻常的气温”。⁴

2012 年夏天确实热得反常。（前一年和后一年也同样如此。）事件发生的原因也毫不神秘：恣意燃烧化石燃料——尽管这造成了跑道融化，带来不便，全美航空还是会坚定不移地做下去。燃烧化石燃料急剧地改变了我们的气候，以至于干扰了我们燃烧化学燃料的能力——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并未阻止 3935 次航班的旅客重新登机，继续他们的旅程。在所有关于此事的主要新闻报道中，也没有任何人提到气候变化。

我没有资格去评判那些旅客。我们所有过着高消费生活

的人，无论身处何处，都好比是 3935 次航班的旅客。面对这样一个关乎人类种族存亡的危机，我们整个文明非但没有停止导致危机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就像航空公司找来马力更足的拖车来拖动飞机一样，全球经济将赌注从常规来源的化石燃料转移到更加污染环境、更加危险的来源——来自阿尔伯塔（Alberta）沥青砂的沥青，来自深水钻井的石油，来自水力压裂（hydraulic fracturing）的天然气和来自爆破山体的煤等等。

与此同时，每一桩超出人类负荷的自然灾害都带来极具讽刺意味的场面：气候变得越来越容不下那些恰恰应该为气候变暖负主要责任的行业。比如 2013 年，卡尔加里（Calgary）发生的史上罕见的洪水。它迫使开采阿尔伯塔沥青砂的石油公司关闭总部、遣返员工。与此同时，一列满载着易燃石油制品的火车在分崩离析的铁路桥边缘摇摇欲坠。又比如此前一年密西西比河暴发的干旱。它使得水位严重降低，以至于满载石油和煤矿的驳船多日无法航行，只有等待陆军工程兵团（Army Corps of Engineers）疏浚运河（为此，工程兵团不得不挪用为重建同一水道拨出的资金。这条水道在前一年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洪水）。还比如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不得不暂时关闭的煤电厂。因为它们用以汲取冷却水的水道要么太热，要么太干（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二者兼具）。

与这种认知失调相伴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小部分。从历史上看，我们生活的时代正是个发出刺耳噪音的不和谐时代，曾经被我们故意忽视的危机也正在啪啪地打我们的脸——而我们却还在加倍倚重这些最初导致危机的东西。

我否认气候变化的时间比我愿意承认它的时间要长，我当

然知道它正在发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和茶党 (Tea Party)† 说，因为冬天继续存在，这就证明了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我与他们不同。但我也不曾深究细节，对绝大多数新闻故事也只是草草浏览过去，对那些真正骇人的故事尤其如此。我告诉自己，科学太过复杂，是那些环保主义者要处理的事，然后我继续表现得好像我钱包里那张闪亮的卡片毫无问题一般——它标志着我的“精英”飞行常客身份。

我们之中有很多人都这般否定气候变化。我们向问题瞟上一眼，然后就移开目光。或者，我们直视它，随后却把它变成了一个笑话（“更多《启示录》‡ 的征兆！”）。这不过是另外一种转移视线的方式。

或者，我们直视它，却给自己讲述一些令人安慰的故事。故事说人类非常聪明，将会想出一个技术奇迹，安全地吸走空中的碳，或魔术般地降低太阳的热量。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也不过是另一种转移视线的方式。

或者，我们直视它，却试图将它过度理性化（“同等金钱代价，专注于经济发展比专注于气候变化更有效率，因为财富就是我们面对极端气候的最佳保护”）——就好像当你的城市被淹没水下时，多几块钱会大为不同。如果你碰巧是个政治呆子，这也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方式。

或者，我们直视它，却告诉自己，我们太忙了，没工夫关心这么遥远这么抽象的事情——即使我们看见纽约地铁进水，

* 美国地产大亨，2016 年当选美国新任总统。——译者注

† 保守派平民主义。——译者注

‡ 《圣经·新约》中收录的最后一部作品，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描述了诸多灾难。——译者注

看见新奥尔良的人们站在屋顶上，即使我们知道无人安全，特别是最弱势的那些人。尽管这完全可以理解，这还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方式。

或者，我们直视它，却告诉自己，我们只能专注于自己。冥想、在农夫市集购物、停止开车——却忘了去尝试真正改变整个系统、改变使危机不可避免的体系，因为“坏能量”太多，永远不会起作用。初看起来，我们似乎是在直视问题，因为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中有许多确实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但其实我们仍然紧闭着一只眼。

或许，我们确实直视了——真的直视了——但随后，无可避免地，我们似乎忘记了。记起来，然后又忘记了。气候变化就是这样，它很难在你的头脑中停留很久。患上这种奇怪的间歇性生态失忆症，我们有充足合理的原因。我们否认它，是因为我们害怕，一旦接受了这场危机的全部事实，一切都会改变。我们是对的。⁵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继续遵循当前的道路，允许排放年年增长，气候变化将改变我们世界的一切。大城市很有可能会被淹没，古老的文明会被海洋吞噬，我们的后代极有可能要用一生中的大量时间从剧烈的风暴和极度的干旱中逃离并恢复。想要造就这样的未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只要继续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就行——不管是指望技术修复、照料自己的花园，还是告诉自己我们不巧太忙以至于无暇顾及此事。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要表现得好像大难临头一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否认自己有多害怕。然后，一步步地，我们将会陷入我们最为恐惧的境地，直面我们避而不视的东西。

完全不需要额外的努力。

有些方法能够防止这种残酷的未来，或者至少大大减轻它的悲惨性。但是，隐含的问题在于，这些方法也会改变一切。对我们这些高度消费者来说，它意味着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经济运作方式，甚至是我们所构建的自己在地球上的地位。好消息是，在这些改变之中，许多显然并不是灾难性的。许多变化明显是激动人心的。但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并未发现这一点。

我还记得我是在何时停止回避气候变化的事实，或者至少是头一次允许自己打量了它好一会儿。那是在日内瓦，2009年4月。我正在会见玻利维亚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大使。那时，担当这一职位的是一位年轻得惊人的女士，名叫安杰莉卡·纳瓦罗·兰诺斯(Angélica Navarro Llanos)。鉴于玻利维亚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国际预算很少，纳瓦罗·兰诺斯除却贸易职责之外，新近还开始处理与气候有关的事宜。我们在一家冷冷清清的中餐馆共进午餐。整个过程中，她向我阐释了(她用筷子作道具，勾勒了一幅全球排放轨迹图)她对气候变化的观点：气候变化对她的人民是一个可怕的威胁——但也是一个机会。

它之所以是一个威胁，其原因很明显：玻利维亚的饮水和灌溉极度依赖冰川，而那些高高耸立、环伺首都的白顶积雪山峦正在以危险的速度变为棕灰色。机会在于，纳瓦罗·兰诺斯说，由于像她的祖国这样的国家几乎不会让排放增长，他们把自己称为“气候债权人”。排放大国亏欠他们金钱和技术支持，用以支付应对更多气候相关灾害的巨额支出，并帮助他们沿着绿色能源的道路发展。

最近，她在联合国气候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她

列出了这类财富转移的实例,并给了我一份副本。其中写道:“在小岛上,在欠发达国家,在内陆国家,在巴西、印度、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弱势群体中——有上百万人因他人造成的问题所导致的后果而遭受折磨……要是我们想要在下一个十年中控制排放,我们需要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动员。我们需要一个针对地球的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 这个计划必须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调动金融和科技的转移。我们必须让科技在每一个国家得到切实的应用,以确保我们减少排放,同时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只有一个十年。”⁶

当然,针对地球的马歇尔计划代价高昂——就算到不了上万亿美元,也要上千亿(纳瓦罗·兰诺斯不愿道出这一数额)。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代价将会使它毫无成功的希望——毕竟,这是在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达到顶峰。而让人难以忍受的紧缩逻辑——将银行家们的账单以公共部门停摆、学校停课等方式转嫁给人民——还没有被正常化。这场危机好像会让纳瓦罗·兰诺斯的设想看起来更不可能,然而,效果恰恰相反。

近来我们所有人都目睹了,当我们的精英决定宣告一场危机时,一瞬间就会安排上万亿美元。我们被告知,要是允许银行倒闭,经济的其他部分就会垮掉。这事关集体存亡,因此必须找到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体系核心之中一些相当巨大的谎言暴露了出来(想要更多的钱?印一些!)。几年以前,

* 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因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得名。

——译者注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对公共财政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在许多西方国家，如果需要建设本土的安全 / 监控状态，需要在海外发起战争，预算似乎从来就不是个问题。

尽管气候变化确实带有毁灭生命的风险——其规模比银行破产或楼房倒塌要大得多，但我们的领导人却从未把气候变化当作危机来对待。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想要大幅降低灾难发生的风险必须这么做。然而，这只被人们当作温和的建议，是可以被几乎无限期推迟的行动。显然，宣告一场危机的不仅是铁一般的事实，还是权力和优先级的表达。但在这一切之中，我们无须做一个旁观者：政客并不是唯一有权宣告危机的人。普通人的群众运动也能宣告危机。

对于英美的精英来说，不到废奴主义者把奴隶制变成了危机，奴隶制都不是一场危机。不到民权运动把种族歧视变成了危机，种族歧视都不是一场危机。不到女权主义把性别歧视变成了危机，性别歧视都不是一场危机。不到反种族隔离运动把种族隔离变成了危机，种族隔离都不是一场危机。

同样，如果我们之中有足够多的人停止转移视线，判定气候变化是一场值得以马歇尔计划的水平进行应对的危机，那么，它就会成为这样的危机。政治阶层也不得不应对，而应对的方法就是使资源可资利用，令自由市场规则让步——自由市场的规则已被证明在精英的利益岌岌可危的时候是变通性极强的。每当危机让我们短暂地注意到气候变化时，我们偶尔会窥见这一可能。“在这次救援努力中，钱不是问题。需要多少就花多少。”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说——他自己可是“紧缩先生”。这是在2014年2月，他的国家中大部分地区都遭受了史上罕见的洪水，被淹没在水下。政府没有多加援助，激怒了公众。⁷

听到纳瓦罗·兰诺斯描述的玻利维亚人的观点，我开始理解气候变化——如果我们能把它当作类似于上涨的洪水一般真实的全球紧急状况——何以成为激励人类的力量。它不仅让我们所有人更加远离极端天气，还能让社会在所有其他方面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公平。就资源而言，我们需要尽快抛弃化石燃料，准备以之应对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这些新型资源将使大量人类脱离贫困，提供现今极为缺乏的服务，覆盖从清洁饮水到电力的多个领域。对未来的这种愿景超越了仅仅在气候变化中求生或忍受气候变化，超越了联合国“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冷酷话语。在这种愿景中，我们一起把危机当作飞跃，跃到某个，坦率地说，比我们现今的所在更好的境地。

那次谈话之后，我发现我不再惧怕将自己沉浸于气候威胁的科学事实之中。我停止了对各类相关文章和科学研究的回避，阅读我能找到的一切。我也不再把问题扔给环保主义者，不再告诉自己这是别人的问题、别人的工作。气候正义运动（climate justice movement）日益壮大，我与其他一些参与者进行了交谈。通过这些对话，我开始发现，气候变化能够以种种方式成为积极改变的催化力量——它可以成为进步人士拥有的最佳论证，用以要求重建并复兴地方经济；用以从腐败管理的影响中重建民主；用以阻止有害的自由贸易新协议，改写旧协议；用以投资极度欠缺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公共交通和经济适用房；用以收回能源和用水之类基础服务的所有权；用以将我们病态的农业体系改建得更加健康；用以向因气候影响而迁居的移民敞开边界；用以最终实现对原住民土地权的保护——所有这些都会有助于终结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巨大的不平等。

我也开始发现种种征兆——新的联盟和新的争论——它们暗示着，如果这许多关联能够被更多人理解，气候危机的紧急状况可以构成强有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这场群众运动将把所有这些看似无关的问题编织成相关的故事，告诉人们如何保护人类免受残酷不公的经济体系和失衡的气候系统蹂躏。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得出了结论：气候行动恰巧能提供这样一个难得的催化剂。

人民的休克

不过，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气候变化也可能会催化一系列不同的、远非合意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发生。

在此之前的十五年里，我专心研究那些遭受剧烈冲击的社会，它们或逢经济垮台，或受自然灾害，或遭恐怖袭击，或陷战争危机。我深入地考察了这些社会在种种压力巨大的时期如何发生改变，而这些事件如何改变关于可能性的集体意识——有时候这种可能性是面朝好的方向而言，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可能更糟。正如我在我的上一本书《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中讨论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企业利益系统性地利用了多种形式的危机，迫使人们接受让少数精英得利的政策——通过放松管制、削减社会支出和推动大规模的公共领域私有化。这也成为他们极端压制公民自由和冷酷侵犯人权的借口。

大量迹象表明，气候变化也不例外——这场危机没有激发解决方案，没有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机会阻止灾难性的变暖，保护我们免于不可避免的灾难；相反，危机又一次被利用，让更